



侦探小说警察局奖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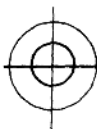
血腥钻石

(法) 安德烈·阿尔诺 著 徐枫 译

XU EXINGZUANSHI



河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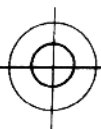


法国的侦探小说

(代总序)

侦探小说在法国文学中的地位非常独特,长期以来,它一直受到正统文学的排斥,被叫做“亚文学”或“副文学”。一方面,许多大作家和学院派作家都蔑视侦探小说,在他们看来,“侦探”与“文学”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水火不容;另一方面,人们又往往只把那些艺术水平不高的侦探式样的作品叫做“侦探小说”,从而使侦探小说这个概念长期等同于低俗文学、平庸文学。

与它的欧洲近邻英国相比,法国的侦探小说起步也比较晚,而且深受英美侦探小说的影响。如果说,爱伦·坡的《莫克街的双重谋杀》(1841)是世界上第一部侦探小说的话,它也是在法国出现的第一部侦探小说,法国人读到的第一部侦探小说就是1846年6月11日发表在报纸上的这部小说的译文,但没有署作者名。爱伦·坡的侦探小说属“揭秘”或“问题”小说,其特点是以谋杀为界,按时间顺序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写侦查,侦探发现被害者尸体后到现场搜集证据,展开调查;后一部分写犯罪事实,侦探通过调查,作出种种假设和推理,最后挖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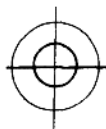


罪犯，弄清了犯罪事实，抓住了罪犯。

爱伦·坡的作品对法国侦探小说之父爱弥尔·卡波里昂有很大的影响。卡波里昂的《勒鲁热案件》(1866)被认为是法国的第一部侦探小说，这部作品明显带有爱伦·坡侦探小说的框架：发现尸体，警方调查，私家侦探介入，揭示罪案。由于法国的侦探小说最初是在报纸上连载的，所以卡波里昂不得不根据连载的特点和要求，在小说的表现手法上作了些变化，更讲究情节和故事，而对分析和推理则有所忽视，同时，为了延长故事，他又一改爱伦·坡的简洁，代之以抒情。书中既写了罪案，又揭示了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可以说，他把许多内容都掺杂在了一起，有点像巴尔扎克、大仲马和欧仁·苏的长篇连载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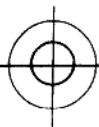
继卡波里昂之后，法国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涌现出一批侦探小说家，发表了不少侦探小说，如布瓦戈贝的《一指之力》、夏维特的《罪屋》、布吕诺的《埃菲尔铁塔罪案》、比祖阿尔的《尚努瓦内斯街》等。此外，还出现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侦探小说，如亨利·科万的《马克西米里安·海勒》，米歇尔·莫菲的《郊区天使》，这批小说除了罪案天使和侦探故事外，有的倾向于情节剧，有的倾向于武侠故事。

20世纪初，法国的侦探小说出现了新变化，一批专业人士如警长、律师、法官等加入了侦探小说写作的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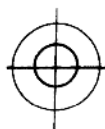
写的大多是刑事案件和受真实事件启发的故事。同时，也出现了绅士大盗故事和历险故事。这一时期，法国最著名的侦探小说家是加斯东·勒鲁和莫里斯·勒勃朗。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侦探小说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在他们的作品中，不但有犯罪情节，还出现了诗意的东西，如梦幻、神话等。在勒鲁的《黄昏的秘密》中，女主人公事先已梦见了惨案。罪案和梦幻的这种结合，表明侦探小说是可以与诗意的想像结合在一起的。而在《黑衣妇人的香味》中，这种想像又走入了神话。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的侦探小说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原先对罪案的兴趣转向了神秘事件本身，情节突变，人物神秘。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是皮埃尔·苏韦斯特和马赛尔·阿兰的“幽灵系列”。一战开始后，富有战斗性、介入现实的大众文学迅速出现，侦探小说也加入其中，并迅速调节自己的定位，更重视作品的现实性、社会性和故事的作用和意义。二三十年代，法国的侦探小说形成了一个高潮，原因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娜和艾利·昆恩格的侦探小说传入了法国，而且一批有才华的超现实主义作家加入了侦探小说创作的行列，在罪案故事上发挥他们的写作水平，这就提高了侦探小说的档次。如皮埃尔·韦维以谋杀情节作为工具，诗意地反映了世界的变化；克洛德·阿夫利纳则深刻地对人物的心理作了分析，情节设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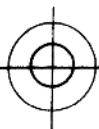
巧妙,语言简洁,具有古风,文学质量很高。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两个侦探小说作家是乔治·西默农和斯蒂曼。西默农是法国的侦探小说之王,1929年至1973年,他写了73部侦探小说。他在系列小说中所塑造的梅格莱探长的形象,成了世界文学画廊中的瑰宝。但西默农对法国侦探小说最主要的贡献,是他创造了新的复杂多变的侦探故事形式。在他的小说中,探员和罪犯不再是一个查一个躲,而是一盘棋中两个实力相当的对手。梅格莱也不是板着脸成天推理分析的天才侦探,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性格、有缺点的人物,常带着妻子到郊区度假。他的侦查方式虽然没有完全排除传统的方法,如形迹分析、排查等,但很少以逻辑推理的方式揭露疑犯,主要还是本能地捕捉罪案与罪犯的关系,凭灵感一下子就明白罪犯的犯罪心理和动机。

西默农的作品使30年代有点苍白的法国侦探小说有了一点人文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美国的黑色小说在法国引起反响时,这种人性的复归在侦探小说中得到了加强。黑色小说的主角往往是私家侦探,他们不纯粹动脑,还要冒险,因为他们往往孤身一人面对一个复杂、危险的犯罪团伙。如果说,揭秘小说的重点放在罪案上,黑色小说则侧重于侦查本身。法国的侦探小说作家们并没有全盘照搬美国的模式,而是把它与自己的民



族传统结合在一起,加入道德风俗研究和民间史诗。莱奥·马莱是法国黑色小说作家最杰出的代表,他将美国作家尚德莱式的情节与巴黎的地方特色结合在一起,十分关注人物的衣着、身体细节、地形特征,在独白、对话、沉思和梦幻中,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把种种迹象联系在一起,想像出它们之间秘密的关系,提供解谜的钥匙。1954年至1959年,他以《巴黎的新秘密》为总题,出版了一系列侦探小说。他以欧仁·苏的方式,经纬纵横,通过私家侦探布鲁马的形象,揭露了20世纪巴黎的新秘密。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侦探小说大多涉及社会历史内容,普遍对郊区文明感兴趣,使用各种方言,突出地域特点,花笔墨对犯罪场所进行较详尽的描写,它也相当重视研究人物的心理,由此逐渐形成了“悬念小说”。悬念小说完全打破了传统侦探小说的格式,改变了视角,一方面,它把以前分开了的角色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凶手、探员和受害者往往是同一个人;另一方面,它致力于挖掘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使读者不再跟随破案的进程,而是加入主人公的心理悲剧之中。法国悬念小说的代表作家是皮埃尔·波瓦洛和托马斯·纳斯雅克,在《恶魔》、《冷汗》等作品中,揭示了人物面对残酷的现实和社会的重压而陷入疯狂甚至卷入谋杀当中。



60年代末的侦探小说作家在观念上非常特别,人们有时用“后侦探小说”来指他们的作品,但这个词其实难以概括这个群体。“后侦探小说”的主要作家是让·帕特里克·芒舍特。芒舍特十分重视侦探小说的质量问题,他的作品故事严密,方式独特,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不知道自己已涉案,成了谋杀的对象,而凶手或忍受折磨的人物则极为冷漠,反映了物质社会中人类道德的崩溃,他们的故事往往发生在黑暗地带,作者对周围的环境不加解释和描述,而很快陷入深思。小说中,国家利益、恐怖主义和政治腐败往往纠缠在一起,具有较深的社会政治意义。芒舍特的小说主要有《哦,疯了!哦,城堡!》、《纳达》、《西边小新兵》、《卧躺着的枪手的位置》等,这些小说使他成为继西默农和马莱之后,法国最重要的侦探小说家之一。他勇于创新,打破了封锁,使法国侦探小说在法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都拥有了一席之地。

迪迪埃·达埃南克斯也是20世纪末法国的一位杰出的侦探小说家,他从1982年到1990年写了《第一轮死亡》、《致命因素》等一系列小说,塑造了一个叫卡丹的侦探形象。卡丹是一个优秀的侦探,他在侦查过程中遇到了种种阻力,长期危险和紧张的工作使他变得精神压抑,疑心重重,最后自杀身亡。小说不但真实细腻地剖析了主人公的内心,而且进入了20世纪法国历史上的某些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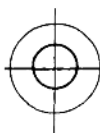


感区,无情地揭露了司法黑幕和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

侦探小说在法国并非主流文学,但它或以紧张曲折的情节,或以严密的逻辑推理,为自己赢得了许多读者,尤其是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的现代社会,它起着其他小说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在市场竞争和经济大潮中越战越勇,成为长盛不衰的一种文学体裁。法国历来都非常重视侦探小说的创作,官方和民间都有许多奖项,用来鼓励侦探小说的创作,提高侦探小说的质量,“法国侦探小说警察局奖”是其中最有特色的一种,因为它是由警察为主的专业人士组成的评审团评选的,得奖作品大都比较真实客观,切合实际。本译丛由法国警察总局、法国外交部图书司、法国侦探小说警察大奖评委会共同推选书目,与河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相信能得到读者的青睐。

胡小跃

2000年岁末



星 期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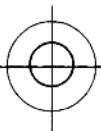
凌晨两点，帕特里克·萨伦返回家中时，突然被一具躺在他家门口地上的躯体绊了一跤。这一突如其来的意外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帕特里克·萨伦已经微醉，每逢周日，为了排遣寂寞时光，他不时会弄成这样。平时敏锐的理解力此刻也因此而显得迟钝了。他用迟疑的目光盯着这具堵住了他寓所入口的躯体凝视了片刻，心想，此公大概也是为杯中物所醉，只不过酒醉的程度高于自己罢了。可能是楼上某位还没回到家中便醉睡过去的房客吧。此人侧卧着，在楼梯平台的微弱灯光下，相貌难辨。

他小心翼翼地提起脚，轻轻踢了踢那具一动不动的躯体，随即说了几句鼓励的话：

“我说，朋友，努把力，到你自己的床上去恐怕更舒服些。”

那个人却毫无动静。帕特里克又用力踹了踹，但仍无反应。于是他便停了下来，心中疑窦顿起。与此同时，笼罩在头脑中的那层晕乎乎的薄雾也开始消逝。他靠在走廊墙上，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一生中还未碰到过这样的事。他不敢再去碰那具躯体，害怕发现什么难以面对的现实。这时，他已毫无醉意，对眼前的暴力场景感到厌恶。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能就这样面对难以理喻的场景独自一人傻呆着。必须寻求帮助，必须找个人来共同分担所面临的考验。他走到楼梯台阶边，双手捧着脑袋坐了下来。可向谁诉说呢？向邻居？他想了想，又立刻排除了这一念头。大楼里静得出奇；同楼层另外两套住房的门缝里没有一丝光线漏出。他与这两家房客并无深交，也不想在深夜时分去敲他们的门。“看来，我所能做的就是去报警了。”他低声嘟囔道。

这一念头并未令他感到欣慰，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他就对所有涉及公安部门的人和事都抱有戒心，感到胆怯。可他一时又没有其他的办法。

“得，还是去找警察吧。”他给自己打气道。

他从台阶上站起身来，手抓扶着栏杆，沉重地走下楼来。来到一楼时，他突然想起自己并不知道警察局在什么地方，而这一带夜里又少有人光顾，很难找到人打听清楚。他在走廊里朝前走着，来到了大楼看门人的值班室前，举止又有了些自信。

“嗨，干嘛自找麻烦呢？找看门人呀……不管怎么说，那可是他该干的活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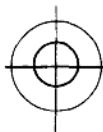
他按下了门铃。先是一短声，随着勇气的增长，所按门铃一声比一声长，直到带透明玻璃门的值班室内透出灯光。

“有什么事呀？”

高大强壮的看门人在睡裤外套上了一条长裤，脸上露出被人从睡梦中拽醒时的恍惚神情。

“有个家伙躺在我门口。”

现在，帕特里克差不多已经完全清醒了。他接着说道：



“他好像已经死了。”

看门人打了个嗝，问道：

“您是说在您门口有具死尸？”

“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算不是死尸，那样子也和死尸差不多。当然，那家伙有可能只是喝醉了。如果是这样，那他可是喝得烂醉如泥了。”

他叹了口气，说道：“我更希望是这样……”

看门人斟酌了一下，抓了抓脑袋，问道：

“您认识他吗？”

“光线太暗，我没看清他的脸。我想我不会认识的。”

“可能我们俩得亲自去看看。”

帕特里克同意了。

“但愿能将他从地板上叫醒弄走。我可很想回去睡觉了。我都快困死了。”

帕特里克打头，两人一直来到二楼。

“您看，我可没胡说。”

“他先前也是这种姿势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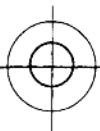
“对，就这姿势，没动过。”

“您曾试图将他弄醒过吗？”

“是的……可以这样说……用脚尖。可我并没过多坚持。我害怕。要不您来试试。”

看门人摇了摇头。

“我也害怕。假如这家伙真的死了，最好别去碰他。得叫警察。到我那儿去吧。咱们快去打电话。”



走在楼梯上时，帕特里克将手放到看门人肩上，问道：

“这家伙……您看会是个什么人？”

看门人犹豫了一会儿，说道：

“我没看到他的面孔，说不上来。不过，我仿佛觉得……”

他摇了摇头，又接着说：“鬼知道他是什么人……”

十分钟后，来了两个警察和一名医生。门口那人依然原样躺在那儿。医生检查时，两个警察一直打着手电筒照明。帕特里克和看门人则略微靠后一点站着。

医生很快站起身来。

“已经死了。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究竟多长时间？”一名警察问道。

“目前还很难说。不过，毫无疑问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了。”

“您对死因有什么看法吗？”

“你们自己看吧。”

医生将尸体面朝上转了过来。只见衣服的前面浸满了已凝固了的血液，衣料都因此而变硬了。

“是枪杀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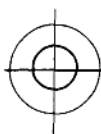
“不，是刺杀。至少刺了十处。”

一直被惊得目瞪口呆、哑口无言的帕特里克这时插话说道：

“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在我门口杀他？”

警察将整条走廊的地面仔细检查了一遍。

“不是在这里杀死的。否则的话，地板上会被弄得到处是血的。情况并非如此。他大概在被搬到这里之前就已经死去一段时



间了。”

“可为什么要把他弄到我门口呢？”

警察转向帕特里克，仿佛这才意识到他的存在似的。

“这里就是您的寓所吗？”

“是我本人在回家时发现这具尸体的。”

“您认识他吗？”

“不知道。我还没有见到他的面孔。我不敢碰他。”

于是，警察便将手电筒照到死者的脸上。

“那就请您现在好好看看。”

帕特里克犹豫了一会儿，心中充满恐惧。警察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将他拽到尸体旁，再次生硬地说：“好好看看。”

帕特里克努力抑制着心中的厌恶感，朝那张眼睛紧闭、嘴巴半张、苍白无血的面孔瞧了一眼，心中顿时感到一阵恶心和恐惧。他尽力克制着自己，终于能开口说话了。

“不……不，我从没见过这个人。”

“真的吗？”

警察的语调很奇怪，介乎怀疑和诧异之间。随后，他转向看门人说道：“该您了。”

看门人双膝颤抖着走近尸体，俯下身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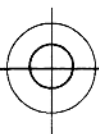
“天哪！”

随即，他立起身来，惊恐地瞟了警察一眼，再次叫了起来：

“天哪！”

“怎么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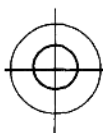
看门人艰难地喘过气来，开口说道：



“要不是我亲眼看到萨伦先生活生生地站在我旁边，我肯定会打赌说，地上的这具死尸就是萨伦先生本人。您看，简直和萨伦先生一模一样！”

警察分别看了看尸体和帕特里克的面孔。

“确实是一模一样。萨伦先生，看来，您从来都没照过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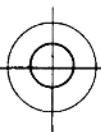
星 期 一

当天夜里的剩余时间对帕特里克来说十分难挨。警察局技术部门在尸体周围所造成的一片忙乱景象他实在忍受不了,只好到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开了间房间避乱。但万千思绪、重重忧虑困扰着他,使他长时间不得入眠,直到天快亮时才睡着。8点左右,当白昼的光亮透过百叶窗将他弄醒时,他感到很难受,一时间还想赖在床上不起来。但他不能这样,警察曾命令他9点钟到司法警察局去一趟。对于这样一种带有特殊恫吓语调的命令,要想置之不理是不可能的。

他坐在床边很长一段时间,试图集中精力,但毫无成效。他的脑袋里一片空白。费了很大的劲,他才站了起来,跑到淋浴喷头下去冲洗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感觉好了一些,心中暗暗叮嘱自己在到警察局之前什么也不要去想。

“请坐在那儿。到时会叫您。”警察局的传达员说道。

帕特里克在走廊里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面对着一扇标有“莫蒂利埃局长”字样的玻璃门。紧张不安的心情又一次袭来。他自忖:喝上一杯或许会不错。但他白天是滴酒不沾,尽管他晚上会喝上几杯,有时甚至会喝得稍微超出理智的限量。然而,刚才所经历的遭遇令他的神经几近崩溃。他甚至怀疑在这条走廊上这么等下去,会超出他的忍受力。“我得彻底戒酒了”,他暗下决心,“再也



不能依赖酒了。也不能再像现在这样酒瘾大发了。”随后，他又开始进行推理：“你怕什么？又没人指控你什么。你只不过是名目击者罢了。”他战栗了一下，“不错，只是名目击者，然而却是名酷似被害者的目击者。”他忧心忡忡地看了看对面的玻璃门。在这扇门的后面等着他的究竟会是什么呢？他看了一眼手表，发现他在这里不过只等了几分钟而已。可他却觉得那已经是一段无休无止的漫长时间了。

门开了。

“进来吧。”

局长是名瘦子，中等身材，头发灰白，一边脸颊上斜挂着一道深深的疤痕。他向帕特里克用手指了指椅子，便径直坐到办公桌后，点燃了一枝香烟。

“您对这事儿怎么看呢？”

帕特里克被问得一时无言以对。他什么都想到了，惟独没想过这类问题。

“我没什么看法。我根本就不明白。”最后，他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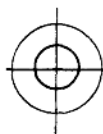
局长点了点头。

“这么说，您没什么好解释的了？在您的寓所门口躺着一具浑身是刀伤，长得又和您一模一样的尸体，您也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帕特里克无奈地摊了摊手。

“不管怎么说，这也算得上是件异乎寻常的事儿吧？”局长继续说道，“您大概从昨天起也思考过不少的问题吧？或许您已经有所醒悟了。请谈谈吧！”

该怎么回答呢？问题，他倒是思考过不少，却没什么结果，因



为他是那样地慌乱不安。要想好好思考,最起码得镇静。可他的脑袋里却一直是乱成一锅粥。

“我不明白。”他说道,“我一无所知。那完全是个谜。”

局长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静静地盯着他看了大半晌,然后才问道:

“那么,您该认识被害者吧?”

帕特里克咬了咬牙。

“我从未见过他。”

“您记不记得,曾经遇到过某个长得和您很相像,容易让人把你们搞混的人?”

帕特里克摇了摇头。

“没遇到过。我想没有。是的,我可以肯定,从未遇到过。”

他思索了一会儿,又说道:

“就算发生过这种情况,我也察觉不到。您知道,相像不相像,那是由别人觉察出来的。昨天夜里,要不是看门人提醒,我也会毫无察觉的。”

“这么说,您对被害人的身份也一无所知啦?”

“绝对是一无所知。”

“那您对这一谋杀案的内幕肯定也是毫不知晓啦?”

开始交谈以来,帕特里克原本焦虑不安的心情已经有所缓解,这时却重又恐慌起来。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我再说一遍,我与这事儿毫不相干。”

他声调大升,变成了叫嚷。

“您镇静点。”莫蒂利埃说道,“如果没什么,那就用不着激